

筆記小說大觀

集

舌

華

錄

下

明曹蓋之著

進步書局校印

千
也
山
地
不
能
自

春

年

春

春
年
春
年

古華錄卷之五

明 新都曹 臣盡之纂著

句吳吳 范鹿長泰定
公安袁中道小修批評

清語第九

吳苑曰。晉人尚清談。清談之語。除世務之外。凡風流豪爽。放達高傲之類。皆清也。是前人所取之義。廣吾既以此區分類別。則清之之義。不得不隘矣。陶之汰之。則在山林之士乎。乃次清語第九。

戴仲若顯。春日携雙柑斗酒。人問何之。顯答曰。往聽黃鸝聲。此俗耳鍼砭。詩腸鼓吹。潘師正居嵩山逍遙谷。唐高宗召問所須。師正對曰。臣所須者。茂松清泉。山中不乏。田游蠟頻召不出。唐高宗幸嵩山。親至其門。游蠟野服出拜。儀止謹朴。帝問先生比佳不。游蠟對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煙霞痼疾。

王右軍既去官。與東土人士營山水弋釣之娛。又與道士許邁共修服食。徧采名藥。不遠千里。遊東中諸郡名山。泛滄海。嘆曰。我卒當以樂死。

陶徵士嘗言。五六月北窗下卧。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

有客過陳眉公巖栖草堂。問是何感慨。而甘栖遯。陳拈古句答曰。得聞多事外。知足少年中。問是何功課。曰。種花春掃雪。看錄夜焚香。問是何利養。曰。硯田無惡歲。酒谷有長春。問是何往還。曰。

有客來相訪。通名是伏羲。

宗少文好山水。所至皆圖之。以張於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

孔稚圭風韻清疎。門庭之內。草萊不剪。中有鳴蛙。稚圭曰。以此當兩部鼓吹。

謝惠不妄交接。門無雜賓。有時獨醉。嘗曰。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惟許明月。

吾鄉汪曼容。工古篆刻。老而愈精。卽文三橋何雪漁不及也。結室黃蘗山下。曰。一樹菴。日誦唄其

中。偶有事。輒至市。裾袖間冉冉有白雲時出。事畢即返。人或問曰。何返之速也。答曰。白雲伴我

出市。安可不送白雲入山。

孫騰司馬子如。嘗共詣李元忠。逢其方坐樹下。攤被對壺。庭室無曠。使婢卷兩褥以質酒。徐謂二

人曰。不意今日披蓀藿也。

羅遠遊家呈坎山中。多古書舊帖。曹臣常過之。數日不歸。一日臣欲急歸。羅留之不允。時天欲雨。

隣山初合松竹之顛。半露雲表。指謂臣曰。汝縱不戀故人。忍捨此米家筆耶。復留累日。

梅嶺懸峭。登者如彈珠千仞。神骨俱竦。過此復又小康。人騎始得暫息。熊際華度之。心目契領。美

曰。山不先示人以易。此山靈着意處也。

晉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木。便自有濠濮間想也。覺鳥獸禽魚自

來親人。

顧長康從會稽還。人問其山川之美。顧云。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其上若雲興霞蔚。

王子敬云。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若秋冬之際。猶難為懷。

晉明帝問謝鯤。君自謂何如庾亮。答曰。端委廟堂。使百官整則。臣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王子猷嘗寄人空宅住。便令種竹。或問。幾住何煩爾。王嘯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

劉野亭歸鄉。有權貴來訪。皆不見。或風之。答曰。才與狼虎隔途。何忍遽與雞犬相別。蘇郡隱士王賓。遁跡西山中。姚少師廣孝。以舊好訪之山中。謂曰。寂寂空山。何堪久住。答曰。多情花鳥。不肯放人。

熊際華過吉水鄒南臯里。樂其幽寂。常忘歸。每歸。謂所親曰。一入鄉里。水石泠泠。便使人有廉勵之想。及與人語。水石又遜下風。

李永和杜門却掃。絕跡下帷。棄產營書。手自刪削。每嘆曰。丈夫擁書萬卷。何暇南面百城。淵明嘗聞田間水聲。倚杖聽之。嘆曰。秫稻已秀。翠色染人。時剖胸襟。一洗荆棘。此水過吾師丈人矣。

郝詵數月山行。喜聞樵語牧唱。曰。洗盡五年塵土腸胃。欣然倚膝臨水。久之乃去。

關文衍為散騎常侍。畫九華山圖於白綾半臂。號九華半臂。自云。今吾身常自在雲泉之內。

劉尹云。清風朗月。輒思玄度。

南安翁者。漳州陳元忠客居南海。嘗赴省試。過南安。會日暮。投宿野人家。茅茨數椽。竹樹茂密。可愛。主翁雖蓆衣草履。而舉止談對。宛若士人。凡案間有文籍散亂。陳扣之曰。翁訓子讀書乎。

曰種園為生耳。亦入城市乎。曰十五年不出矣。問藏書何用。曰偶有之耳。

陳仲醇居山中。有客問山中何景最奇。陳曰。雨後露前。花朝雪夜。又問何事最奇。曰釣同鶴守。果遣猿收。

王司州至吳興。印渚中看。嘆曰。非為使人情開豁。亦覺日月清明。

天游子效負圖先生履跡遍名山。或問曰。山不同乎。曰然。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淨而如粧。冬山慘淡而如睡。海山微茫而隱見。江山巖厲而峭卓。溪山窈窕而幽深。塞山童顛而堆阜。桂林之山。玲瓏剔透。巴蜀之山。巉差竊窳。河北之山。綿衍龐博。江南之山。峻峭巧麗。山之形色不同如此。

屠長卿曰。紅潤凝脂。花上纔過微雨。翠勻淺黛。柳邊乍拂輕風。問婦索釀。甕有新菰。呼童煮茶。門臨好客。先生此時情興何如也。吳苑笑曰。長卿此語。猶當注疏。當止盧仝七碗。效康節半醺。便是調和手段。

顧長康盡謝。勿與在巖石裏。人問其所以。顧曰。謝云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此子當置丘壑中。屠緯真曰。茶熟香清。有客到門可喜。鳥啼花落。無人亦自悠然。

蕭恭謂梁元帝曰。下官歷觀時人多不好懷。乃仰眠床上。看屋梁而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勞神苦思。竟不成名。豈如臨清風對明月。登山訪水。肆意酣暢也。

唐蕭宗嘗賜高士玄真子張志和奴婢各一。玄真配為夫婦。名為漁童樵青。人問其故。答曰。漁

童使奉釣收。縮蘆中鼓。樵青使蘇蘭薪桂。竹裏烹茶。

陳眉公語客曰。余每欲藏萬卷書。襲以異錦。薰以異香。茅屋蘆簾。紙窗土壁。而終身布衣。嘯咏其中。客笑曰。果爾。此亦天壤間一異人。

陳眉公曰。焚香倚枕。人事都盡。夢境未來。僕於此時。可名卧隱。便覺鑿坏住山為煩。

倪文節公曰。松聲。澗聲。山禽聲。野蟲聲。鶴聲。琴聲。棋子落聲。雨滴階聲。雪灑窗聲。煎茶聲。皆聲之至清者也。而讀書聲為最。聞他人讀書。已極喜。聞子弟讀書。喜又不可言矣。

陳眉公曰。萬綠陰中。小亭避暑。洞開八達。几簾皆綠。忽聞雨過蟬聲。風來花氣。不覺令人自醉。傅昭泊然靜處。不妄交遊。袁絮每經其戶。輒嘆曰。經其戶。寂若無人。披其帷。其人斯在。豈得非名賢乎。

屠緒真曰。翠微僧至。衲衣全染松雲。斗室殘經。石磬半沉蕉雨。

陸羽問張志和孰與往來。志和曰。太虛為室。明月為燭。與四海諸公共處。未見少別。何有往來。屠緯真曰。籬邊杖履送僧。花鬢習於巾角。石上壺觴。坐客松子。落我衣裾。

黃玄龍家黃蘗山麓。有梨數千枝。每花開時。日繫磚其間。至落盡。猶數往觀之。人問其故。答曰。白地生綠苔。可愛也。

陳眉公曰。山鳥。每夜五更。喧起五次。謂之報更。蓋山間真率漏聲也。

陳仲醇曰。山居勝於城市。蓋有八德。不責苛禮。不見生客。不混酒肉。不競田產。不聞寒涼。不聞曲

直不徵文通。不談仕籍。反此者。是僧牛店。販馬驛也。

韻語第十

吳苑曰。風流之士有韻。如玉之有瑕。犀之有暈。美處即其病處耳。然病美無定名。溺之者為美。指之者為病。吾輩正墮此情韻海中。不能有所振脫。安肯以未定之名。而恬作已病乎。是必以韻為美矣。乃次韻語第十。

王戎喪兒萬子。山簡往省之。王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王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吾輩。

袁中郎作吳令。常同方子公登虎丘。見紅裙皆避去。因語方曰。烏紗帽挾紅袖登山。前人自多風致。今時不能茲。便覺烏紗礙人。

王光祿云。酒正使人自遠。

金陵女郎沙苑在。破瓜未久。於羣人中。選吳鹿長。心悅之。拋以眉語。鹿長神解。兩人漸相遠引。同遊者欲亂之。有一客曰。無得驚醒情禪也。

王太尉曰。見裴令公。精明朗然。籠蓋人世。非凡識也。若死而可作。當與之同歸。

王子猷子敬兄弟。共賞高士傳人及贊。子敬賞井丹高潔。子猷曰。未若長卿慢世。

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氣佳。景清。使吏殷浩。王胡之之徒。登南樓理詠。音調始適。聞函道中有履聲。甚厲。定是庾公。俄而卒左右十許人步來。諸賢欲起避之。公徐云。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興復不

淺因便據胡牀與諸人詠譔。

大通禪師操律高潔人非齋沐不敢登堂東坡挾妓謁之大通愠形於色坡乃作南柯子一首令妓齊歌之大通亦為解頤公曰今日忝破老禪矣其詞云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借君拍板與門槌我也逢場作戲莫相疑溪女方偷眼山僧莫曉眉却愁彌勒下生邊不見老婆三五少年時。

參寥子言老杜詩云楚江巫峽半雲雨清簟疎簾看弈棋此句可畫但恐畫不就耳東坡問公禪人亦復愛此語耶寥云譬如不事口腹人見江瑤柱豈免一朵頤。

蘇子瞻去黃州及嶺外每旦起不招客與語必出訪客所與遊亦不盡擇各隨其人高下詠諧放蕩不復為畦畛有不能談者則強之使說鬼或辭無有則曰汝妄言之吾妄聽之。

吳達曰世無花月美人不願生此世界。

陳眉公曰名妓翻經老僧釀酒將軍翔文章之府書生踐戎馬之場雖乏本色亦是有致。

益州獻蜀柳數株枝條甚長狀若絲縷武帝植於太昌雲和殿前嘗嗟賞之曰楊柳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

京陵馬姬行二善飲眾客頽廢姬神寂然李太史本冝寓目美曰吾每恨步兵猶是男子今轉女郎。

許謹選放曠不拘小節與親友結宴花園中未嘗張幄設坐只使童僕聚落花鋪坐下曰吾自有

花稠。

袁尹疎放好酒。嘗步屨白楊郊野間。道遇一士人。便呼與酣飲。明日此人謂被知遇。詣門求通。袁曰。昨日飲酒無偶。聊相邀耳。

王無功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謂待詔何樂耶。無功答曰。良醞可戀耳。

張卿子同鄧林宗。閔子善鍾瑞先劉叔任諸子。夜半步佑聖觀。缺月當眉際。涼楚逼人。諸子欲歸。張曰。落花殘月。惟苦有情。吾儕正屬其人。不得以硬腸愆性。復步玩將曉而散。

錢鶴灘請告歸。門生某守揚州。遣使迎公。越界不赴。後始一至。諸大賈爭先迎謁。將有請廬。公曰。老夫扶來看廣陵濤。並問瓊花消息耳。無作跨鶴人猜也。

陳眉公曰。人有一字不識。而多詩意。一偈不參。而多禪意。一勺不濡。而多酒意。一石不曉。而多畫意。淡宕故也。

玄墓山寺。門有巨松。甚鬱茂。堪興家言。當門不利。勸去之。天全翁至山中。僧以是請。公視松愛之。不忍捨。徐謂僧曰。木在門。成閑字。不愛耶。

支道林常養數匹馬。或言道人畜馬不韻。支曰。貧道愛其神駿。

郝公琰曰。吾常遇俗兒面。孔內自作惡。每舉張卿子神色笑語一思。不但免俗。更覺世界清涼。王子敬語王孝伯曰。羊叔子自復佳耳。然何與人事。故不如銅雀臺上妓。

司馬太傅齋中夜坐。于時天月明淨。都無纖翳。太傅嘆以為佳。謝景重在坐。答曰。意謂不如微雲。

點綴太傅因戲曰卿居心不淨乃復強欲淨穢太清耶

劉公榮與人飲酒雜穢非類人或譏之答曰勝公榮者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亦不可不與飲是公榮輩者又不可不與飲故終日共飲而醉

阮藉嫂常還家藉見與別或譏之藉曰禮豈為我輩設耶

阮仲容步兵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皆紗羅錦綺仲容以竿挂大布犢鼻褌於中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

午橋莊小兒坂茂草盈原裴晉公每使驅羣羊散於坂上曰芳草多情賴此點綴

皇甫嵩曰凡醉各有所宜醉花宜晝襲其光也醉雪宜夜清其思也醉得意宜唱宣其和也醉將離宜擊鉢壯其神也醉文人宜謹節奏畏其侮也醉俊人宜益餽孟加旗幟助其烈也醉樓宜暑資其清也醉水宜秋泛其爽也此皆審其宜攷其景反此則失飲之人矣

張季鷹縱任不拘時人號為江東步兵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耶答曰使我
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

畢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潘景升嘗謂小妓眼中生火當境者怒之亦痴也隘胸者曰聽之耶潘曰我之悅者彼亦不如是耶

人譏周僕射與親友戲言雜穢無節度周曰萬里長江何能不千里一屈

唐蘇晉。頤之子也。學浮屠術。嘗得胡僧慧澄。綉彌勒佛一軸。寶之。嘗曰。是佛好飲米汁。正與吾性合。吾願事之。他佛不受也。

王悅見王恭六尺簞。謂有餘。求之。恭即送。後悅見恭更無簞。問之。恭曰。平生無長物。

袁豐居宅。後有六株梅。嘆曰。煙姿玉骨。世外佳人。恨無傾城笑耳。

唐御苑新有千葉桃花。明皇親折一枝。挿於妃子頭上。曰。此個花猶能助嬌也。

飛燕進合德。帝大悅。以輔屬體。無所不靡。謂為溫柔鄉。曰。吾老是鄉矣。不能效武皇帝白雲鄉也。

唐明皇秋八月。太液池有千葉白蓮數枝。盛開。帝與貴戚宴。賞焉。左右皆嘆羨久之。帝指貴妃示

左右曰。爭如我解語花。

孟萬年好飲。愈多不亂。桓宣武嘗問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孟答曰。公但未知酒中趣耳。

皇甫亮三日不上省。文宣親詰其故。亮曰。一日飲。一日醉。一日病酒。

謝耳伯宋獻孺在潘景升坐。有三妓佐酒。謝奉佛不飲。酒近色。在坐不無少自檢持。宋語之曰。打

過艷冶。卽是圓通。成佛成仙。正在吾輩。

孔北海家居失勢。賓客日滿其門。愛才樂士。常若不足。每嘆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

瑯琊王肅。仕南朝。好茗飲。尊羹及還北地。又好羊肉酪漿。人或問之。若何如酪。肅曰。若不堪與酪為奴。

郭順卿行二稱之曰郭二姐與王元鼎密阿魯溫忝政在中書欲屬意於郭一日戲曰我何如王元鼎郭曰忝政宰臣也元鼎文士也經綸朝政致君澤民則元鼎不及忝政嘲風弄月惜玉憐香則忝政不敢望元鼎溫一笑而別

郎基為縣令清慎無所營嘗曰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況重於此乎惟頗令人寫書樊宗孟謂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曰觀過知仁斯亦可矣

任育長嘗從棺邸下度流涕悲哀王丞相曰此是有情痴

桓子野每聞清歌輒喚奈何謝公聞之曰子野可謂一往有深情

王孝伯云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

王長史登茅山大慟哭曰瑯琊王伯與終當為情死

明皇坐沉香亭詔妃子妃子時卯酒未醒命力士使侍兒扶掖而至妃子醉顏殘粧鬢亂釵橫不能再拜上皇笑曰是豈妃子醉真海棠睡未足耳

蒲傳正知杭州有術士請謁蓋年踰九十而猶有嬰兒之色傳正接之甚歡因訪以長年之術答曰其術甚簡而易行他無所忌惟當絕色耳傳正俛思良久曰若然則壽雖千歲何益

李舟除昌州不樂淵材往問之曰昌州佳郡也奈何棄之李曰供給豐乎曰非也民訟簡乎曰非也然則何以知其佳淵材曰天下海棠無香惟昌州有香耳

陳眉公曰香令人幽酒令人遠石令人雋琴令人寂茶令人爽竹令人冷月令人孤棋令人閒杖

令人輕。水令人空。雪令人曠。劍令人悲。蒲團令人枯。美人令人憐。僧令人淡。花令人韻。金石與鼎令人古。

杜陵杜夫子善奕棋。為天下第一。人或譏其費日。夫子曰。精其理者。足以大裨聖教。

北齊高洋克暴。貴嬪薛氏有小過。遽殺之。抱其股為琵琶彈之。復嘆曰。佳人難再得。

米芾方擇壻。會建康段拂字去塵。芾擇之曰。既拂矣。又去塵。真壻也。以女妻之。

屠長卿曰。據牀咭爾。聽豪士之談鋒。把盞醒然。看酒人之醉態。

陳眉公曰。天之風月。地之花柳。人之歌舞。無此不成。三才戲語。亦自有理。

唐玄宗性俊邁。酷不好琴。曾聽彈正弄。未及畢。叱內官曰。速召花奴。將羯鼓來。為我解穢。

梁高祖重陳郡謝朓詩。常曰。不讀謝詩。三日覺口臭。

劉伶嘗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揜隨之曰。死便埋我。

漢清平恩侯許伯入第。丞相御史將軍中二千石皆賀。蓋寬饒後至。許伯自酌曰。蓋君後至。寬饒

曰。無多酌我。我迺酒狂。丞相魏侯笑曰。此公醒而狂。何必酒也。

尚方禁少時嘗盜人妻。見砍創著其頰。左馮翊朱博用為守尉。問禁曰。是何等創。禁自知情得。叩

頭服罪。博笑曰。大丈夫固時有是。

劉伶好酒。渴甚。求酒於妻。妻藏酒棄器。諫曰。非養生之道。宜斷之。伶曰。善。當祀鬼神自誓。便可具

酒肉。妻從之。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石。五斗解醒。婦人之言。必不可聽。於是飲

酒啣肉塊然復醉。

馬援破賊後封新息侯。命邑三千戶。援乃擊牛灑酒。勞饗軍士。從容謂官屬曰。吾從弟少遊常哀吾忼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為郡縣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至求盈餘。但是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間。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重蒸。仰視飛鳶。跼跼墮水。卧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

郝之璽曰。看花步男子。當作女人。尋花步女人。當作男子。

江之生初為僧。頗稱苦行。過黃玄龍於石嶺山房。別後蓄髮。復遇於金陵。玄龍不知也。江曰。黃先生忘耶。我乃某也。稍及寒溫。江遽曰。我苦極。我苦極。黃問何苦。江曰。跨間便毒。已三月未愈也。大司徒杜公佑在維揚也。嘗召賓幕。閉語曰。我致政後。買一小駒。八九千者。飽食訖而跨之。着麁布襪衫。入市看鈴盤傀儡足矣。後致仕。果行其志。諫官上疏。言三公不合入市。公曰。在吾計中矣。

陳惟允家有王叔明泰山密雪圖。張廷采聞知。往借觀之。卧其下。兩日不去。使者促之。廷采臨去。顧曰。王先生爾豈知百歲後有張廷采懸爾耶。

趙子固常得定武不損本襖帖。乘舟夜泛而歸。行至雲之昇山。風起舟覆。行李襖被皆滄溺無餘。子固方披濕衣。立淺水中。手持襖帖。語人曰。蘭亭在此。餘不足問。

裴晉公性弘達。不好服食。每語人曰。雞猪魚蒜。逢着則喫。生老病死。時至則行。

李宗閔多賓客談笑喜飲酒。暑月臨池以荷為杯滿酌酒密繫持近口以筋刺之而飲不盡再舉。既散有人言昨飲大歡也。李曰今日之歡明昨日之不歡自今好惡一不得言。

袁中郎曰有人隔簾聞墜釵聲而不動念者此人不痴則慧我幸在不痴不慧中。

吳巽之坐時莊亭看桃花忽風起花落輒嘆曰萬點愁人咄咄不凹郝公琰語臣曰巽之可憐慘淡不啻花心。

王元寶富而無學識嘗會賓客次日親友謂之曰昨日必有佳論元寶曰但費錦纏頭耳。

阮仲容先幸姑家鮮卑婢及居母喪姑當遠移初云當留婢既發定將去仲容借客驢着重服自追之累騎而返曰人種不可失。

開元中賜邊衣製自宮中有軍校於袍中得一詩云留意多添線含情更着絲今生已過了重結後生緣持以白帥帥以聞明皇問之有一宮人自言萬死即命嫁得詩者曰與汝結今生緣王獻之夜卧齋中有盜入屋獻之語云青氈我家舊物可特置之。

古華錄卷之六

明 新都曹 臣蓋之纂著

勾吳吳 苑鹿長泰定
公安袁中道小修批評

俊語第十一

吳苑曰。鳥俊則以為冠。獸俊則以為騎。人俊則逐睛。語俊則聳耳。人苟未能了一耳目。未有不愛俊而厭惡者。蓋惟俊人能道俊語。豈墨香之口花乎。乃次俊語第十一。

褚季野語孫安國云。北人學問淵綜廣博。孫答曰。南人學問玄通簡要。支道林聞之曰。聖賢固所忘言。自中人以還。北人看書如顯處視月。南人學問如牖中窺日。

唐畢相誠家素賤。李中丞有諸院子弟與誠熟。誠至李氏子書室中。諸子賦詩。誠亦為之。頃李至。觀諸子詩。又見誠所作。稱其最美。問曰。此誰作也。諸子不敢隱。乃曰。所知畢秀才作也。李曰。出見。既而李呼左右責曰。何令馬入池中。踐浮萍皆聚。蘆荻斜倒。怒甚。左右莫敢對。誠曰。萍聚只因今日浪。荻斜都為夜來風。李大悅。遂客之。

賈逵通經授徒。肅宗重之。逵母病。帝以錢二十萬使潁陽侯馬防與之。謂防曰。賈逵母病。此子無人事於外。屢空則從孤竹之子。於首陽山矣。

孫寶署侯文為東部督。入見。敕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誅。掾部豈有其人乎。文曰。無其人。不敢空受職。寶曰。誰也。文曰。霸陵杜穉季。寶曰。其次。文曰。豺狼當道。安問狐